

邪教的末日



(德) Stefan Wolf 著
王燕生 审校
刘小燕 译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TKKG 少年侦探丛书

邪教的末日

(德) Stefan Wolf 著

王燕生 审校

刘小燕 译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教的末日/(德)沃尔夫(Wolf, S.)著;刘小燕译.-北京: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
(TKKG 少年侦探丛书)
ISBN 7-5301-0725-9

I. 邪… I. ①沃…②刘… III. 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N.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08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0673

©1981 Edition by Pelikan, D-30177 Hannover, Germany.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由 Pelikan 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出版社
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TKKG 少年侦探丛书

邪教的末日

XIEJIAO DE MORI

(德)Stefan Wolf 著

王燕生 审校

刘小燕 译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01-0725-9/I·267

定价:8.50 元

【人物介绍】



彼得·卡斯腾

彼得是 TKKG 侦探小组的头儿。为什么他们这个小组叫“TKKG”呢？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德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拼到一起正好是 TKKG。彼得十三岁，是 9 年级 b 班的住校生，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脸总是晒得黑黑的。他是一个顶刮刮的运动健将，特别擅长柔道、排球和田径。他父亲六年前不幸去世。母亲挣钱不多，但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供儿子上学读书。彼得用他那优异的学习成绩来回报妈妈。另外，哪儿需要帮助，哪儿就少不了他。凡有不公正的地方，他都要去打抱不平。

卡尔·菲尔斯坦

卡尔和彼得一样，也在9年级b班读书。但他不在学校寄宿，而是住在城里的家中。卡尔从他当数学教授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惊人的记忆力，因而绰号叫“电脑”。遗憾的是，打斗时记忆力可帮不上他的忙，那时候最好是肌肉发达，而他却长得又高又瘦，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所以，一遇到这种情况，他只能躲在后边，用他的大脑作武器——但他从来不是胆小鬼。一激动就要擦眼镜，这是他的毛病。



[人物介绍]



维利·绍尔里希

维利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小家伙。如果他不这么爱吃零食的话，人们对他是无可指责的。只吃一板巧克力吧——那可解不了馋，最好吃两板、三板甚至五板，结果我们的维利·绍尔里希就变得越来越胖，叫他“胖墩儿”——一点儿也不委屈。他和彼得在同一班读书，住同一间宿舍，心里天天盼望能像彼德那样高大健壮。胖墩儿的父母非常有钱，他们开着一家巧克力工厂，但是小家伙还是觉得住在学校里快活。

佳碧·格罗克纳

佳碧一头金发，碧蓝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非常漂亮。但她一点儿也不因此自命不凡，相反，几个男孩子那些开玩笑捉弄人的事，都少不了她。她也在9年级b班，但是住在家里。她爸爸是刑警队长。佳碧是个游泳健将，英语成绩也是全班第一。她非常喜欢动物，见着狗就让它伸出爪子，因而得了个外号“小爪子”。她与那条长耳朵矮脚西班牙小狗形影不离，遗憾的是，这条狗的一只眼睛瞎了。但是它什么都闻得见，特别是烤鸡。





目录

1 要警惕邪教·····	(1)
2 遭遇抢劫事件·····	(14)
3 最后一刻·····	(29)
4 使用武力·····	(47)
5 揭穿谎言·····	(62)
6 剧烈的牙痛·····	(70)
7 安装窃听器·····	(82)
8 下一个牺牲品·····	(92)
9 危险的报复行动·····	(106)
10 窃听·····	(120)
11 徒劳无功·····	(138)
12 前往非洲的邀请·····	(146)
13 飞往突尼斯·····	(160)
14 一锤定音·····	(174)



1 要警惕邪教

如果谁明天过生日，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他今天的心情最好。可对于博伊默勒老师来说，看来不是那么回事。他一副严肃而又忧愁的神情，好像要去主持葬礼似的走进了9年级b班。

这是第五节课，课程表上写的是时事政治，这门课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可博伊默勒老师甚至能把那些最枯燥的内容讲得有声有色，就因为这一点他格外地受欢迎。

窗外，蜜蜂嗡嗡地飞舞，灿烂的阳光铺满操场。时间是五月底，不久将是圣灵降临节了。

“我今天想和你们讲的，”博伊默勒说道，“本来不属于教学计划的内容，但之所以要说，有一个令人难过的理由。”

他把手伸进衣袋中，又拿出来，瞟一眼手心。这动作看起来有些像学生作弊时偷看小纸条。几个学生在偷偷地笑，尽管他们知道这动作



只是博伊默勒的一个习惯而已。或许他这样做有助于集中思想。

“你们所有的人，”他继续说，“都已经听说有关那些教派的事情了吧。目前有很多这样的教派，我索性称他们为变相宗教组织。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危险的，甚至是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我现在只回忆起狂热的教派创立者吉米·约翰斯，他自称是国民神庙的预言家，在南美洲的冲格尔冯瓜亚那唆使九百一十四人集体自杀。这是一件恐怖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发生在不久以前。你们也一定还能回忆起新闻界的有关报道。”

博伊默勒环视一周，现在再也没人偷偷笑了。这些机灵鬼儿都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这些教派是一些团伙，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扩大成员的人数，年轻人令他们尤其感兴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年轻人往往缺乏必要的洞察力，因此是受欢迎的成员。在那些教派中总有一个所谓的领袖，他声称找到了使人类得以解救的惟一正确的道路，这也就是他的资本和他所发挥出来的‘才智’吧。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他建立起一个组织十分严密的宗教组织，成员对他必须近乎盲目地服从。作为回报，他向成员保证，他们是被挑选出来即将受到解救的人。”

博伊默勒稍停一下，好像再次从手掌心里得到了什么情报。



“至于对组织内成员的要求，各教派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个‘宗教领袖’都有他自己的方式。然而最终目的总是相同的——‘领袖’迟早要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尽管他布道时说要崇尚简朴，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暗中享受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因为他找到了足够多的傻瓜，这些傻瓜相信他的无稽之谈，使他能够得逞。”

胖墩儿饶有兴趣地听着，这时他举手要求发言。

“维利，有什么话要说？”博伊默勒问道。

“我不明白，”胖墩儿说，“愚蠢竟然像伤





风感冒那样普遍，可如果一个人识数的话，他就该不会加入这样一个骗人的组织。加入教派的那些教徒都要做些什么呢？”

“问得好，”博伊默勒说，“我刚才本来就要讲这一点。许多教派要求他们的成员，离开现世的生活，只为教派的存在而存在、工作。对于青年人来说这就是：离家出走，隐匿起来，在教派的某个驻地找一个容身之处，躲在那里，随后拿到伪造的证件。整个人改头换面，同时还要按教派的意志受到训练。他们的工作日往往长达十个小时，甚至还要多。他们的工作则几乎总是：乞讨。人们根本不能相信，有那么多人如此轻信他们的谎言——捐钱给他们，乞讨可是获利丰厚啊！当然这些钱教派成员要悉数上交，分文不留，他们个人只能得到一点儿简单不过的饭食、一个睡觉的地方，再就是一身怪诞的工作服——所谓的教派制服，这种衣服通常是按僧袍仿制的，于是人们往往称穿这样衣服的人为‘托钵僧^①’。”

“所有这些，”彼得举了下手，插进来说，“就是教派所允诺的解救灵魂吗？”

博伊默勒点点头，“你说得对。‘教派领袖’虽然许诺了解救灵魂，可实际上，在他眼中惟一需要解救的是他的银行账户。教派成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现代奴隶。当然，许多成员不久之

① 托钵僧：原指手托钵（食器）到施主家乞食的僧侣。本书中的“托钵僧”指利用宗教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的邪教成员。



后就觉察到他们是上了贼船，或许他们都想结束这场荒唐的闹剧，‘教派领袖’对此当然早有准备，他对他们先是点头哈腰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劳动力就是他的财富。继而他就对这些可怜的成员日复一日地灌输可疑而又可怕的‘解救学说’。这完全是一种洗脑，凡是同‘解救学说’不相符的东西，统统都要从脑袋里清洗出去，这些教派成千上万次地向新成员的脑海中灌输他们必须相信的东西。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直至‘领袖’渴望的效果出现。这时‘领袖’就把这些奴隶牢牢握在手掌心里了，当然奴隶们也不再会有返回到父母那里的想法。直到这一阶段为止，往往有一个由教派小头目组成的暴力团伙——他们确保不让成员离开教派。”

“这简直是绑架，是拐骗人口！”佳碧喊，她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对！佳碧。”博伊默勒把手从口袋里伸出来，这回他没看手掌心——结果引起了前几排同学一次小小的骚动。“我们概括地讲，随便什么把戏都可能使年轻人偷偷地离家出走，去加入某些教派。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立刻被带往国外，尽管警方竭力追查，但往往是徒劳无功，因为许多教派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组织。至于这些青年人的命运如何，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从此这些可怜人只能作为奴隶去乞讨，使他们的‘领袖’越来越富有。”

这时，卡尔表示要发言。



“但是，”他说，“为什么一再有年轻人被引诱，迈出这后果不堪设想的一步呢？”

“卡尔，应该说这是有深层原因的，其中有些原因甚至可以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中找到。我们说，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对物质生活水平的追求不断升级，而这种追求的本身其实并不是生活的意义。相反，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使自己充实起来的东西，给自己的生活提出更高的目标：从事一项对他人有益的工作。这工作可以是动物保护、环境保护行动，或者是一项艺术活动，至于它最终成功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家长和我们这些老师应该帮助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找到这样一个生活目标，如果这种寻求过程在什么人身上停滞了，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势必会觉得非常空虚。我们不能期望每个像你们一样的年轻人，都能自己找到有意义的生活目标。所以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人性格不是很坚强，或许又同父母相处得不够好，那他就很容易被引上歧途，像我们这里所说的，被教派误导。”

这些道理都是千真万确的，彼得想，可毕竟是泛泛而谈。我们现在必须谈一谈乌韦·维德曼的事情了。这件事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还是由我来起个头儿吧。

彼得举手，博伊默勒点头示意。

“一段时间以来，”彼得说，“人们常常碰见那些‘托钵僧’。我从报纸上读到，他们是属于J A A教派的。J A A是‘来自亚特兰蒂斯教



徒’的缩写。报道中所说的和博伊默勒老师所讲的教派情况基本相同，我要补充的是，那些‘托钵僧’在乞讨时很粗野，有时甚至就是抢劫。然而到目前为止，警方还没有采取什么卓有成效的行动，因为他们缺少证据。”

“关于来自亚特兰蒂斯的教徒的情况介绍我看就到此为止吧，”博伊默勒说，“彼得，很好，你谈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恶劣作法。这些就已经很糟糕了，但比这更可怕的是，这个地区去年有五个十三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孩子失踪了，这五个孩子平时都表现出了对J A A教派浓厚的兴趣。人们猜测，他们作为新成员已经被带到国外去了，并可能在那里被训练成了奴隶。三天前乌韦·维德曼失踪了——这你们一定都已经听说了，他是9年级a班的，十四岁，是你们的同学。他同‘托钵僧’也曾有接触，（然而‘托钵僧’对此矢口否认）还多次表示了对J A A教派的极大热情。我们对他的命运一无所知，他父母绝望之极，警方更是一筹莫展。没人知道，乌韦受了什么引诱。他同他父母——两个很受尊敬的人——相处得很好。尽管这样……现在看来，他已经受到了J A A教派的控制。当然不是在这儿，这儿人们很容易发现他，而是在J A A的大本营。”

“大本营在哪儿？”彼得问道。

“在突尼斯，非洲地中海沿岸一个相当小的国家。如果你们中谁到过那儿的话——那儿是一



个很不错的旅游胜地——一定会知道，在北非把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藏起来是多么容易。在突尼斯，很多人看来像我们欧洲人一样。”

彼得对于这种事从不会无动于衷，他这时已愤怒到极点。“真该死！为什么那里的警察不调查一下呢？为什么他们不同我们的警员联合办案呢？我想，我们生活在大家该彼此理解、相互协作的时代。”

博伊默勒脸上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并非

